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十六回 夢覺 情釋

話說媽娘之病仍是未好，過幾日輕些，過幾日重些。引香、拾香同娉婷、阿絮幾個天天守著，宜人常在上房照料，得空即來看媽娘，鄭氏也常常來看。一日，宜人上房的事完了，來看媽娘，回到聊齋齋，這時天已晚了，就在屋裏坐了一時，看月明如畫，就慢慢的走到那送春迎秋的亭子上，對著明月長嘆了幾聲，想到爺的病總是這天公害了他了，就望空拜了幾拜說：「老天你何必害人太甚！若是你愛媽娘，叫他有這樣聰明，有這樣性情，你就不該從聰明、性情上叫他生出這樣病來。你既叫他有這樣聰明、有這樣性情，又叫他從這聰明、性情上生出這樣病來，這不是你愛他反害了他嗎？倒不若你以先不叫他有這樣聰明，有這樣性情，他倒不得這樣病了。你想他這個人害了這個病，若是死了，他如何是死得的？上頭有老太太是年近古稀，豈可白髮喪明？下邊有這兩個奶奶，是青年雛鳳，豈可叫他做個泣孤舟之嫠婦？就是我們這幾個婢子，也是痴心太重，想得個花叢柳岸的主人，又豈可叫我們作了個九月荷花、落一陣雨打的殘聲了！」說著就哭起來了，又說：「老天你若是真愛媽娘，愛人到要愛到底，纔見你愛媽娘的意思不是假的。他如今得了這個病，你不救救他，誰個能救救他？」又哭了一時，覺冷露濕衣，夜氣逼人，就慢慢的回來了。

卻說媽娘日日病著，這一夜睡下，到交四更方纔朦朧睡去，忽見一和尚推門而入，直至床前，向頂上拍了一下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你就忘了不成？」那和尚鑽進被來就不見了。媽娘猛然驚醒，卻是一夢。看殘燈地地，聽引香翻身，他也沒有言語，就想道他小時候作了一夢，夢見了許多的美人，有一美人作的詞尚全記得，就小聲吟著：「

天上人間，可憐誰是有緣、誰是無緣？到頭來，都是一般參了個沒要緊的禪，纔笑人枉然。作一對鴛鴦睡，誰知我，也是空纏綿。」

念了幾遍，即覺心地光明，看看窗上白了，也不用人扶著，就自己起來穿了衣服，下了床。引香也醒了，說：「你如何自己能起來了？」媽娘也不答應，走到窗前，將筆硯拿過來，研了墨，拈起筆來寫道是：

未熟黃梁夢已休，殷勤費盡後何求？

朝來磨得青鋒劍，斬斷今古古愁。

寫畢投筆於地，拍手大笑，又跑在外邊叫人將「明月清風廬」的匾放下來，叫丫頭磨了墨，鋪上紙，拿了大筆寫道，是：「抱月披風廬」。寫畢叫人立刻換上。一時引香、拾香俱起來了，媽娘又叫丫頭去叫宜人、阿絮、娉婷、雁奴、娟、姮、關、窈、么鳳都來，並各將琴簫帶來，一時俱來了。媽娘就坐在上面，叫引香、拾香坐在兩邊，叫宜人幾個坐在下手，俱各彈起琴來，吹起簫來。媽娘在上面坐著，拍几而歌，歌道是：「

天地之大兮，何者為吾之所有？天地之遠兮，今從天外而回首。我已無愁兮，何須此醪醑醢醢之酒？即飲一石兮，或飲一斗亦不過。若蒼松翠柏兮，偶爾與居而與友。說甚為將兮，功烈而不朽？說甚為相兮，縮金紫與青綬？無優愁之神仙兮，與我而左右；無掛礙之維摩兮，與我而前後。任花開花落兮，我無所於掣肘；任春去秋來兮，我不必於援手。朝朝暮暮兮，惟戴高而履厚。問我何樂兮，我則曰否否！」

歌畢又大笑幾聲，叫他們住了琴簫說：「我這個明月清風廬，當日大奶奶給我題的，原是怕我到風月場中，忘了這月是本明的，風是本清的。我如今抱的是月，披的是風，這‘明、清’二字我纔領略過來了。祇是天下的人那有不愛風月的？我之所謂風月，卻不是花街柳巷中的春色，秦樓楚館中的韶光。若是那以金買笑的人，則不是愛風月的情種，卻是伴風月的情奴耳！然我之得有這番風月妙趣，若不是遇著你們這些月裏嫦娥、風中楊柳，我就有這愛風月的心腸也用不著了，可見是上天成全我了。我如今又長了一番學問，凡鍾情的溺於情，為情溺了卻不是善於鍾情了。‘情’之一字出於先天鍾情而不溺情，纔不傷這‘情’字本來的面目。我卻是由鍾情而至於溺情，由溺情而又反於鍾情，情中之溺歷，我可以自負，這深深淺淺、濃濃淡淡是深知的了。」正在說著，引香、拾香、宜人幾個俱勸說：「爺是纔好了，不可太受勞了。」媽娘也就坐著不言語了。

以後媽娘也無心仕路，日日同引香諸人嘯月嘲風，優游自樂，又起個別號為「大覺先生」。